

根据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于2010年拍摄 导演滕文骥

三十里铺

兰一斐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三十里铺

三一斐著



三十里铺把爱情写得很美，很
真挚，很纯真，很幸福，很痛苦，很
悲痛，很遥远，少见的真情，少见的
受那个时代人的心灵，少见的真挚，少见的
民族传统，实际是各种特点。它似乎
是从遥远的过去流淌而来的诗意，浓郁
的精神，长有，能激活那个时代的深居思
考，反思自我的现实生存状态，真正心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里铺/兰一斐著.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605-3510-4

I. ①三… II. ①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4336 号

书 名 三十里铺
著 者 兰一斐
责任编辑 巴陇锋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 82669096(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25 字数 54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3510-4/I·19
定 价 39.8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8526 (029)82668522
读者信箱:cf_hotreading@163.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三十里铺

一、四妹子今年一十六	1
二、人人都说咱二人天配就	14
三、咱们二人没盛够	27
四、共产党来了不一样	42
五、什么人做得咱心不安	57
六、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	71
七、银元捐给咱八路军	87
八、三哥哥四妹子到延安	103
九、四妹子卖给了白家人	115
十、变驴的事情直做尽	127
十一、老牛也想啃个嫩苜蓿	141
十二、拉手手亲口口圪塆塆走	154
十三、三哥哥入了共产党	171
十四、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187

十五、咱二人实实在在就是个好	207
十六、梦里头寻下些好光景	222
十七、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	237
十八、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	254
十九、《三十里铺》绝唱天下传	267
二十、任务派在了定边县	280
二十一、三哥哥见到了毛主席	292
二十二、四妹子冒险走三边	304
二十三、世事不定乱刮风	316
二十四、绥德女子绥德的汉	329
二十五、世上事难不过人想人	346
二十六、羊羔羔吃奶奶双肫膝跪	357
二十七、打完鬼子你再回家	369
二十八、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	381
二十九、一搭里跳一搭里蹦	395



一、四妹子今年一十六

舞台上五十来岁的半老汉子王增福，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他黝黑粗糙布满皱纹的脸上，硬是抹了两抹红胭脂，显得有些滑稽。他从头到脚的穿戴可以说是邋里胡遑，脖子上还搭着旱烟锅和旱烟袋，腰里扎着白布腰带，头上系着早已变成浅土黄色的白羊肚手巾。此刻，他好像面对着无垠的群山可着劲儿倾诉一样，唱着陕北最著名的民歌《黄河船夫曲》。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几十几道湾上，
几十几条船，
几十几条船上，
几十几根杆，
几十几个艄公(哟)来把船儿扳。

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九十九道湾上，
九十九条船，
九十九条船上，
九十九根杆，
九十九个艄公(哟)来把船儿扳。

歌声悠扬、粗犷、豪放，还有那么一种说不出的苍凉韵味，让人心里由不得打颤。在陕北人听来，从头发梢梢到脚指头尖尖，都感到莫名其妙的舒坦。黑压压的观众席上传来了一片叫好声，大家都鼓起了掌。

“再来一个《揽工调》！”

“要《走西口》！”

有人说：“真不亏是‘民歌大王’，唱得就是好，都能透过几架山哩。”

“等一会儿，王增福老汉的女子四妹子上台，那才叫好哩！”

“四妹子，俊得恶(方言，极致的意思)哩！”

“歌儿唱得好，人样子……啧啧！好得没治了！”人群中又有人说。

这一天是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十五，地点是绥德县城娘娘庙广场。

绥德经得来回回的几场透雨以后，天气就逐渐转凉了。山变成了青绿色，水成了一汪儿的绿，树上曾经透着生命气息的青翠叶子也黄飘飘的在风中招摇着。日军已经侵占山西，在黄河东岸相时发动进攻，共产党保卫黄河之战正如火如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条消息却像秋风似的瞬间传遍了绥德的大街小巷和沓里沓见的山山村村。

——国共又要合作了！多少年的死对头，要联合成立“绥德警备司令部”！在娘娘庙召开盛大的庆祝会！八路军和国民党兵都要参加呢。

把日子专门选在八月十五，就图个吉利。月圆人圆，国共合作，赶走小日本，国土也囫圇了，圆了。

听到这个消息，多年来饱受战乱折磨，尤其是处在“红白交界”地段的绥德人都为之一动，脸上有了一份喜悦，更多了一份期待。

绥德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有“锁钥关喉”之称。秦始皇的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的墓地，就在城里。沧海桑田，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绥德依然是当时东西南北交通的交会处。山西到甘肃一线和关中到蒙古一线，绥德城是必经之地，号称“天下名州”、“水陆码头”。黄河东岸山西柳林县的侵华日军距此不足百里，大炮声时时可闻。从一九三六年中央红军进驻延安，经过反复较量，到一九四一年，绥德城成了红白交界处，国共两党都驻扎着实力相当的部队，国民党方面还有一个炮兵营。在绥德，除了普通百姓，还活跃着各种人物，日军奸细、特务、土匪，以及赶牲灵的驼队、骡队和脚户挑夫各色人等，或公开或隐蔽，经常往来歇息于此。

陕北民间崇拜神，认为“举头三尺有神灵”、“人神一理”，因此，“天下名州”绥德城最大的公众活动场所就是娘娘庙。它位于绥德县的中心地带。娘娘庙只是一个习惯了的叫法，其实，它是一个汇集了道教、儒教和佛教以及天上地下大大小小诸位神灵的地方。主殿里是人人尽知的真武祖师，院内的南北东西还有许多殿堂和神庙。三清殿供奉着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三皇庙供奉着天皇伏羲、地皇神农、人皇轩辕。玉皇庙供奉着玉皇大帝。此外还有五老天尊庙、五祖庙、东岳大殿、六曹殿、七真殿。真正被称为娘娘庙的是供奉着碧霞娘娘、云霄娘娘、青霄娘娘、眼光娘娘、子孙娘娘的碧霄宫。早生贵子传宗接代是农民的最大心愿，所以民众把别的神灵也敬着，但最亲近的就是子孙娘娘，所以就把偌大的神庙称作娘娘庙了。这些神灵都既有神像又有牌位。除此之外，各个角落里还供奉着医圣华佗、药王孙思邈、财神、禄神、福神、善神、寿神、山神、土神、痘神、康神、火神、日神、月神、雷公、电母、水神、河神、灶神、窑神……算下来，居然有近百个神灵，不过，其中大多只有神像或只有牌位。

娘娘庙最初以道教神为主，所以住有一些道士，诵经书习仙道，做道场，课时暮诵，香火鼎盛。每年到了三月十八娘娘下凡的这一天，晋陕豫陇的香客都聚集在这里，求财的、求药的、求老婆的、求子女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就挤满了整个院子，热热闹闹要五六天才完。

经历了同治年间的回回之乱，又经历了民国十八年的饥谨，娘娘庙都没有破败下去，然而，井岳秀把持了陕北的军政大权之后，娘娘庙几天工夫就破败了。

保佑了无数代百姓的全体神灵，没有保佑住自己。

井岳秀在陕北各县部署武装，绥德驻扎精兵。国民党兵见院子宽敞、房子多，就毫无顾忌地撵走了道士，搬出了神像，驻扎了下来。大殿就成了处理军务的场所，一个个长发披肩的道士不见了，出入的都是穿军装的兵士。诵经声、钟磬声也被响亮的军号声和口号声所代替。那些神像一个个被推翻了，被砸烂了，缺胳膊短

腿地堆放在院子一角。那些膘肥体壮的战马闲啃着神像裸露着的木头块和麦秸草，放肆地朝神像撒着尿。

绥德警备司令部的总部就设在这里。绥德县属国共两党的共管区，共产党的三五九旅的领导人王震和国民党部署在绥德的军政长官何绍南，同为绥德警备司令部官员。

八月十五这天恰好是赶会的日子，又加上国共合作庆典的事儿，娘娘庙就比往日热闹了许多。警备司令部的大门两侧，赫然题写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联合抗日保家卫国，众志成城报仇雪恨。

大门口两侧的道旁，被小商小贩、洋气的城里人和土气的乡下人围了个水泄不通。虽然是战争年代，这里却全然一副太平盛世的模样。像是陕北民间小吃饮食展销会一样，几百米的道旁，全是各种吃食：绥德油旋、米脂干酪、驴板肠、黑粉、羊蹄、羊头、羊杂碎、摊馍馍、油馍馍、油糕、米酒、麻汤饭、钱钱饭、荞面饸饹、抿尖、搅团、饺子、圪坨、杂面、煎饼、炸豆奶、马蹄酥……富有特色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烟熏火燎、充满诱惑力的香气四溢着，弥漫在娘娘庙外。

娘娘庙院内，却是另一番光景。

戏台前放着一排桌子，用红绒布盖着，一溜儿坐着戎装齐整的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官。在他们身后的空地上，许多八路军战士与国民党兵席地而坐。而前来看热闹的男男女女则被挡在了后排，廊柱间、台阶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此刻，他们全像牵线木偶一样，仿佛被控制了似的，用同一种眼神、同一种表情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舞台。

舞台上，一对青年男女且舞且歌。男的一袭白色秧歌服，腰扎红绸子，手持一顶花伞；女的穿红绸子袄，绿缎子裤，头上扎着帛花。

人人呀都说咱们两个好，
阿弥陀佛只有天知道，
人人都说咱们俩个有，
担了个虚名没拉过手，
人人呀都说咱们俩个有，
直到如今没亲过口。

这对青年男女边舞边唱，歌声优美动听，舞姿飘逸舒展，顷刻间引起了轰动，台下一时喧嚣起来。国民党士兵队伍先自乱了起来，有人呐喊道：“亲一个！”

“抱住亲一个！”

“干球了不后悔！”……

欢呼声、吆喝声、怪叫声此起彼伏。

训练有素的八路军战士对叫喊着的国民党兵投去了不满的目光，只是尽力用雷鸣般的掌声压倒怪叫声。

远离舞台的后边，从密密匝匝的人群中挤出了一对男女。男的有三十六七岁，身穿黑色长风衣，戴着墨镜，尖嘴猴腮的，额头到眉角的地方赫然印着一块刀疤，这

块刀疤给他憔悴的脸上平添了几分凶恶。他身边是一个妖媚的年轻女人，这女人上身穿紧身偏襟缎夹袄，下身穿着皮靴马裤，身材苗条优美，曲线毕露，左顾右盼时一对大耳环便来回乱晃当。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八路军多次剿除而未能剿灭的高原悍匪兼政治土匪的头领师老鹳。鹳子是陕北农民十分痛恨和恐惧的凶禽，它只要瞅中了猎物，不管旁边有没有人，都敢从空中闪电一般地附冲，叼起猎物又腾空而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师老鹳的得名，正是因了他手法毒辣、异常的凶残狠毒。紧挨着师老鹳的女人是他的姘妇杨紫，二十五岁，绰号“洋烟花”。洋烟就是鸦片烟，洋烟花当然是罌粟花了。她的美艳和魅力可想而知。

放在别的时候，这两个着装奇异的人一出场，定会立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而且必然伴随着屠杀和抢劫，可是此刻舞台上的演唱太精彩了，三哥哥傅来喜和四妹子王凤英牵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师老鹳和洋烟花的出现，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师老鹳对于乱哄哄的呐喊声似乎充耳不闻，他先是鹳子似的眼睛骨碌碌乱转着，前后左右扫视了一阵，接着他盯住前方桌子上一溜排坐着的军官的后脑勺，压低声音对洋烟花说：“国民党、共产党，你死我活的打球了这么多年，还能尿球到一个壶里去？”

陕北男女老少“出语不离球”。其实“球”字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完全是语气助词。凡是动词后面都可以缀个“球”——你吃球些吃球不吃球算球，球的，还让人等球个你瞎球，麻烦球死人了！一句话连说七八个“球”字，一点儿也不稀罕。

洋烟花道：“真尿球到一搭里，你我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师老鹳哼了一声。

洋烟花悄声问：“哎，你是不是看球上了何绍南的大小姐？”

师老鹳依然面无表情，只是紧盯着坐在最前排中间背对观众的何绍南说：“那老驴球欠咱的子弹和枪！”

洋烟花妖媚地将身子碰了碰师老鹳说：“就说么！咱还不算残花败柳吧！”

师老鹳抬头望了一眼舞台上，冷笑着说：“你？你和良家女子，根本不是一个味儿！”

洋烟花生气了，有些愠怒地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吗？是谁把我变成这样的？”

师老鹳似乎并没有在乎她的发怒，他盯着台子上，渐渐地眼睛直了起来，发起了呆，自言自语地：“唔？好球些！——这俊的个女子！”

舞台上，来自三十里铺的一对男女在欢快地歌舞——

天天下雨天天晴，

天天呀见面成不了亲。

石窑砖窑墙不透风，

天配的姻缘合不上个婚。

洋烟花瞅了一眼师老鹳，见他直盯着台子上的美女，就醋意大发：“你眼里除了钱和女人，还有啥？”

师老鹳没听到她的责备，只是出神地盯着四妹子，喃喃自语：“这谁家女子呀？”

三十里铺村的胡二在人堆里专拣有女人的地方挤来挤去，瞅着了妖艳美丽的洋烟花，就从人群中向这儿挤了过来。挤到两人身边的时候，正好听到了师老鹳的话，看也不看人就接住他的话茬炫耀地说：“谁家女子？我们三十里铺的！王家的四妹子！水格灵灵的俊妹子！要庙有庙，要神有神！站下就像一柱香，望上去一个活娘娘！”

“四妹子？唔……”师老鹳贪婪地盯着舞台，若有所思。

洋烟花瞪了师老鹳一眼，不满地撇了撇嘴。

胡二把身体往洋烟花身边靠了靠，悄悄地说：“人家这一对啊，可是真好，好得怕是啥都做过了，单单就差一张龙凤帖！”

洋烟花发现了胡二的用意，她就顺便向胡二抛个了媚眼。这个媚眼顿时使胡二魂飞魄散，受宠若惊，他惊奇于这个女人充满野性的美艳；在这个飞来的媚眼鼓励下，他伸出手来试探性地在洋烟花的腰上摸了一把。

洋烟花不做任何反应。

女人半推半就，男人只管下手。女人一声不吭，男人想咋整就咋整。胡二是老手了，懂得这一套，他心中暗暗一喜，又进一步去摸洋烟花的腰腹，向她的胸部进攻。一边摸一边悄声说：“妹子，你的腰真细，赛过十五六的嫩女娃！”

“胡摸球啥？把妹子给痒痒死了！”洋烟花风骚地扭扭腰身说。

洋烟花明显鼓励似的神态举止立刻使胡二心醉神迷起来。逢集赶会看戏曲，顺便邂逅一个美艳风骚的女人并能发生点什么，大约是乡下轻薄男人的风流梦想。胡二立刻知道，这一爪子搭出去，捞上稠的了。他连忙笑嘻嘻地说：“妹子，咱圪崂里走，哥哥给你挠痒痒！”

“嘻嘻嘻！”洋烟花故意弄痴弄癫，娇笑着躲闪。

胡二手不停嘴也不停：“妹子，哥哥的手段高，把你浑身上下的痒痒肉都挠得遍遍的，叫你云里雾里的，当一回活神仙。”他把手探入披风中，放肆地在洋烟花的身上游移起来。洋烟花是一个具有骨感美的少妇，细腰柔软，肌肉匀称，到了胸部，一下子奇峰突起，一对儿不大不小的乳房，让胡二的心猛跳起来。

洋烟花抓住他的手往下拉：“摸这儿！”胡二是个下三烂的货，心想这小婆姨是觅野食来了，怎么这么急的。正得意间，忽然，他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左右来回捏了一下，硬邦邦的，竟然是一只手枪，他吃了一惊。“我的姑奶奶！”胡二哆嗦了一下身子。

在土匪堆里，慑于师老鹳的威风，是没有第二个男人敢染指她洋烟花的。洋烟花放肆地调情，原指望吸引师老鹳的注意，没想到师老鹳压根儿就不理会她，这场游戏就毫无意思了。“知道我是谁了吗？这只手，不能留了！”洋烟花一动不动，盯着舞台上，面无表情地说。

胡二再一看洋烟花身边相貌凶残的男人，冷汗禁不住流了出来。

“姑奶奶！饶了小的吧！”胡二忙向洋烟花陪罪地笑一笑。

“滚远些！小心我剁了你的臊根子！”洋烟花骂道。

胡二赶紧溜走了。

洋烟花发现，师老鹳的目光和心思，完全被舞台攫取了。她很后悔劝他冒险进入这个鬼地方，不过，她也很快就被舞台迷住了。

舞台上，凤英和傅来喜依然在表演着。两人一边歌一边舞，凤英毛忽闪闪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投向傅来喜，傅来喜则热情地回应着。这一对沉醉在歌舞激情中的青年男女并不知道，此刻八路军、国民党战士在望着他们，师老鹳、洋烟花在望着他们；绥德城看热闹的老百姓在望着他们，在舞台一侧的乐池中年轻英俊的唢呐手许拴虎也在满怀醋意地紧盯着他们。而在人群之外，留洋归来的周奇正，也在望着他们。——他俩的命运也将在被这一切悄悄地改变。

师老鹳与洋烟花依然在看表演。

师老鹳身边的一个中年男人凝神注视着台上的四妹子，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四妹子……把四妹子弄球了，死球了都值！”

师老鹳鄙夷地白了他一眼，认出了他是绥德县大名鼎鼎的白俊杰，便接了话茬说：“胡球说！净做球些白日梦！”

白俊杰仍痴迷在虚幻的世界中，依然紧盯着舞台，说：“有梦总比没梦好！”

师老鹳嘴角露出一份不易觉察的冷笑，伸手拍了一下白俊杰，称赞道：“说得好！”

白俊杰扭头，猛地一怔，认出了师老鹳，立刻被吓住了：“哦？……师老……师老爷？”

“屁嘴夹紧，悄悄儿的！”师老鹳说。

“嗯，嗯！”白俊杰恐惧地点着头。

师老鹳拉了一下洋烟花：“撑死眼睛饿死球！看球啥？走球！”

洋烟花故意赌气地说：“我还想看！”

“赶明儿，我把四妹子弄到面前，让你天天看，看个美！看个够！”师老鹳面无表情地说。

洋烟花一惊：“你？！”

“我相中了她！”师老鹳一边说着，一边面无表情地向人群外挤去。

洋烟花怔了一下，随师老鹳走了出去。她知道，只要是师老鹳看上的任何东西，他都会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手。而一旦把嫩格崭崭、水格灵灵的四妹子弄到身边，嗜财好色都如命的师老鹳还会把自己当个人吗？洋烟花本也是穷人家女儿，师老鹳抢到以后，准备像往常一样自己玩腻了让手下玩，手下都腻了再卖到窑子里去。这是师老鹳给这杆子土匪立下的一个规矩。有吃有喝有钱花还有漂亮女人，这杆子土匪才能跟着他东拼西杀，经久不散。洋烟花被抢以后一想，与其如此失去自由让男人糟贱，还不如巴结好师老鹳一个人，求得一份尊严。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她施尽狐媚手段，专事奉迎讨好师老鹳，也算是苦心经营两三年，才刚刚坐稳了“压寨夫人”的位置。真的抢到了如花似玉的四妹子，自己还能在师老鹳面前理直气壮撒娇卖乖吗？她更加后悔今天看热闹这个举动。

警备司令部司令何绍南虽然坐在前排，但看着身边正襟危坐的八路军干部，他如坐针毡，还是觉得别扭，心里极度不平衡。自己霸占绥德多少年，剿了多少年“共

匪”，可一个“西安事变”，弄得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枪口一致对外，建立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红军不仅在延安站住了脚，而且一路扩张，北边竟然到了绥德，现在“共匪”把番号变为“八路军”，与自己反倒成一家了。以后绥德有了两层天，行事反倒要看八路军的脸色，想想真是滑稽透了。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自己也无可奈何。娘的，等着瞧吧，不把这些土包子赶出绥德城，我就不姓何。他暗暗地想着。

卫兵传过来一张纸条，何绍南一看，想也没想就欠起身点点头，出去了。何绍南径直向名州茶楼走去，还在暗暗揣测，这位不速之客会是谁呢？会不会是井岳秀派来的人，给他传授国共合作后对付共军的办法。

名州茶楼是绥德最有名的茶楼，也是绥德集吃喝嫖赌于一体的一个销金之所。明里有个老板应酬一切，暗中，何绍南才是真正的老板。一身国民党军装的何绍南进入茶楼，就像进入自己的家一样自然。他把包间门帘一撩，不由得一怔：只见师老鹳和洋烟花在悠闲自在地饮茶。

师老鹳冲他一抱拳，笑了笑说：“何长官，别来无恙啊！”

何绍南想不到邀请他的客人竟然是师老鹳，心中清楚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这时明显急了，打个哈哈一抱拳道：“哎哎哎，师老鹳啊，你也看见了：如今的绥德城，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

师老鹳放下茶杯，用手指比划个“枪”的样子，说：“这年头，谁说球了也不算，这个说球了算！”

何绍南坐了下来，觉得先应该给师老鹳敲一下警钟，就说：“师老兄啊，你应该知道，八路军早恨死了你！”

师老鹳轻轻笑了，说：“恨我？那还不是因为你个老驴日的！你这个‘摩擦高手’是怎么得的？要说的话，我才不和穷得叮当响的八路军作对！”

何绍南见他的话语声大了，怕引起别人注意，便阻止说：“师老兄，别胡说了！趁出城的人多，你们混在里头，赶紧走吧！”

“行啊，可以走。但我的响洋，你收球了一个月啦！我的货呢？”师老鹳盯着何绍南问。

何绍南明显着急了，道：“不就是三千发子弹和十把德国造么！你还怕我赖你？”

师老鹳把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说：“今儿拿不到货，我就不走了。”

眼看着师老鹳动了怒，何绍南忙说：“师家兄弟，咱们的交情，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两天，我正忙着对付八路军，缓过劲儿，我……”

一旁的洋烟花听得不耐烦了，打断了他的话：“何长官，那钱，都是杀人放火弄到手的，来得可不容易啊。”她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支精巧的手枪，套在指头上玩得滴溜溜转。

何绍南有些火了，他郑重其事地说：“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师老鹳掏出左轮手枪来，“砰”地往茶桌上一放，针锋相对地说：“师老爷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

何绍南把桌子一拍，呵斥道：“师老鹳！你想干啥？！”

师老鹳也把桌子一拍，大声道：“何绍南，我要你还账！”

何绍南站了起来，他把枪拿过来递给师老鹞，紧盯着他说：“有种，你就杀了我！”

师老鹞接过枪，用拇指打开保险，一边阴笑着一边缓缓地把枪对准了何绍南，道：“你看我敢不敢？”

师老鹞扣动了扳机：“嗒！”这一下没有子弹，枪没有响。

师老鹞的动作大大出乎何绍南的意料。原来，何绍南想着今日在自己地盘，师老鹞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跟他来粗动横的，可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自己的性命目前只系在师老鹞的一念之上了。想到这里，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亮晶晶的汗珠。他叫了一声：“师大哥！”

师老鹞不动声色，把枪顶在何绍南眉心。洋烟花看到这情景，笑得像花儿一样，揶揄着说：“没叫对！”

“师……师大爷！”何绍南道。

师老鹞依然不动声色。洋烟花用嘴吹着枪，说：“还差球一点了！”

何绍南嗫嚅道：“师……师老爷！”

听到这话，师老鹞才收起了枪，冷笑着说：“这世上，真不怕球死的，除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我还没见过第二种人！”

“都别动！”就在这时，何绍南忽然以料想不到的敏捷，“蹭”地从身上拔出枪抵住了师老鹞的头，猛喝了一声。

洋烟花和师老鹞两人颇为意外，一动不动。

“碎驴球日的！你大爷我玩枪的时候，你还在你大（方言，即父亲）的裤腰带上别球着呢！”何绍南说，“你个臭毛贼！老子留你，是看你能派上用场。随时灭你，就跟捻死个臭虫一样容易！”

师老鹞仍然一动不动：“何绍南，你扣呀！手指头往下扣呀！”

何绍南虽然暂时占据了主动，却并不敢贸然下手。

“哈哈哈哈哈……”洋烟花忽然大笑起来。

何绍南不由得心生诧异，扭头望了她一眼说：“你还有球些什么花招，都使球出来！”

洋烟花随手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放在何绍南的面前说：“何长官，这是大小姐亲手写的欠账单子！她不服输，这会儿，还在赌桌上和我的兄弟们赌，想拼命往回扳哩！”

何绍南拿起纸一看，叹了一口气，随即放下了枪，气急败坏地说：“你！你们这些王八蛋！”

洋烟花说：“大小姐人长得蛮漂亮，脾气比你还大，就是牌技和手气都奇臭无比！”

“欺人太甚！”何绍南的脸色变了。

“老子是干啥的？不捏把好牌还敢和你赌？”师老鹞起了身，对洋烟花说，“我们走，不想给球枪和子弹，算球了！美女也是钱！而且更值钱！”

何绍南说：“你敢！”

洋烟花也站起了身，但并不走，而是在屋子里转着圈儿：“大小姐才十六岁，也

许还没开苞呢！卖到榆林城的窑子里，你能赎回来。如果卖给日本人当慰安妇，还能讨个高价钱！”

听了这话，何绍南顿时垂头丧气。他知道，师老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是什么事也能干出来的。他屈服了，把枪收了起来，愤愤地说：“狗东西！我狠，你比我还狠！”

师老鹳与洋烟花相视笑了一下，又重新坐了下来。师老鹳说：“何长官，有话咱们慢慢说么，何必动刀动枪的呢？”

“走！”何绍南面色苍白地说。

何绍南在前，两人在后，三人一块儿出得茶楼，又转了两个弯，来到一个宛似农家的院子里，院门口院子里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哨兵们一看是何绍南，便打开了一道道门。——原来这里正是何绍南的秘密弹药库。几人进了门，何绍南指点了一下堆放着的子弹和枪支。师老鹳将枪别了，随便打开一箱来，用手翻弄了一下，眼见得是全新的手枪、子弹，他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谢谢何长官了！”

何绍南铁青着脸，不做声。师老鹳并不十分在意，他拍了拍手笑了一下，说：“别那么想不开，我敢肯定，共产党、八路军灭球不了，你还有用得着师某人的地方！”

“灭共产党、八路军？谈何容易！”何绍南说。

师老鹳说：“不过，依我看，国军灭球不了共产党、八路军，鬼子也会灭球了他们！”

这时，土匪宋彪忽然进来。他惊慌失措地对师老鹳说：“师大哥，有人盯上了我们！”

师老鹳、洋烟花一听脸色即变，师老鹳忙掏出枪来，瞅着何绍南，说：“还敢给我玩花样？”

何绍南不动声色。

“他们穿的是便衣，但我感觉，不像国军，像是八路军！”宋彪急急地说。

“何长官，看来，这回劳你大驾了！”师老鹳说。

“不，这不可能！”何绍南断然拒绝。

三十里铺的演出队是由三十里铺村的头面人物周掌柜张罗起来的。节目受到了好评，他心里格外高兴。演出一完，当着王增福、傅来喜、许拴虎、凤英、羊嫂、胡二等人的面，他把一包铜钱递给王增福，说：“各位辛苦了，给咱三十里铺长了脸面。回到村，我一定重谢大家！”

胡二一把拦住了他，说：“哎哟喂，好大球个周掌柜，就给这点铜钲。我们连碗羊肉饸饹都吃球不起！”

周掌柜一听，笑了，回身又扔下一把铜钲，安顿道：“赶紧回家！别胡逛荡，兵荒马乱的，小心惹出事来！”

这时，忽然一骑马者来到了众人眼前。眼尖的胡二叫道：“咦？大少爷！”

骑在马上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正是周掌柜的儿子周奇正。他跳下马来，叫了一声“爸！”

周掌柜惊喜地望着离别四五年、几乎变了个人似的儿子，淡淡地：“奇正，回来了！”

周掌柜很快打量了一下，儿子单人匹马，也没见什么随从，行李也很少；虽然穿戴很时尚光鲜，但毫无疑问，儿子这次留洋归来，并没有混下个像样的官职，算不上衣锦还乡。攒来攒去攒了多少银两，都让这小子到花花世界里给糟蹋了！别的老财主家送出去的子女，可不是这样的，归来时都有个一官半职，前呼后拥的；当爹娘的也很有面子，能在乡里城里说上好几年。这多少让周掌柜有些失望和悲凉。也难怪，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混事儿哪有那么容易；能活着回来，也就不错了。这么一想，周掌柜就释然了。

王增福说：“奇正，好几年没见你了！”

羊嫂也乐呵呵地说：“留了回洋，人都变样子了！”

胡二快人快语，三句话不离本行，问道：“哎，奇正，洋女人好？还是咱中国女人好？”

周奇正笑着给父亲和众乡亲发了一轮香烟，然后看着四妹子，说：“四妹子越变越好看，真真成了咱陕北的大美人了！”

凤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傅来喜瞧着周奇正一眼儿盯着凤英不放，像要数完头发又数汗毛似的样子，心里觉得别扭，就巴不得离开这儿，他便问凤英：“凤儿，想逛逛不？”

凤英也被周奇正盯得浑身不自在，征询似的看了一眼她父亲。王增福说：“逛球啥？一人撑（吃）上碗羊肉饴饽，赶紧回！”

得了这句话，凤英便蹦跳着跟着傅来喜、许拴虎、胡二他们走了。周奇正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四妹子。

唉，二十几岁的人了，连心事都不会藏，这书怎么念的。周掌柜看着儿子那明显有点失态的样子，很不高兴：“奇正，一块儿回家吧！”

周奇正回过神来，心不在焉地：“哦……爸，你说啥？”

周掌柜讥讽地：“魂儿没有掉了吧！”

凤英四人到了一个小吃摊，刚坐下来，白俊杰就领着几个青皮后生跑来了。这白俊杰是绥德东川白家沟村里的大户，家里地不少，在乡下吃喝嫖赌耍横是有了名的。去年，他的女儿嫁给了何绍南的副官刘建广。仗着这个势，白俊杰在城里也抖擞起精神来了。今天，他一见水格灵灵的四妹子那身段那模样，就动了歪歪心思。等戏一结束，他马上领着几个青皮后生，到处寻找四妹子，终于在这个茶摊上见到了四妹子他们。白俊杰径直扑到凤英面前，肆无忌惮地说：“哎！四妹子！就是四妹子！”

傅来喜、许拴虎都忙站起来挡住了四妹子。傅来喜隔在白俊杰和凤英中间：“哎！哎！这是干啥？”

白俊杰骄横地伸手去拨傅来喜，说：“看四妹子！”

傅来喜暗中使劲，一动不动：“有这样看人的么？”

白俊杰一发狠推开了傅来喜，冲着凤英喊道：“哎，四妹子，你开个价，我们几个

包圆了，唱个堂会怎么样？”

傅来喜心里升腾起一股火气：“哎，你找错地方了，我们不是卖唱的！”

白俊杰掏出银钱袋摇晃着说：“我知道，可你们不也需要这个吗？”

胡二忙抢着问：“唱个堂会多少钱？”

傅来喜白了他一眼，说：“给多少钱也不唱！”

白俊杰不服气地斜睨着傅来喜：“你唱球不唱球我不稀罕，我们要看要听的，是四妹子这活神仙！”

“对！看四妹子！”他身后的几个人应和着。

四妹子又羞又气，没想到在这里碰见这么些青皮无赖。她“蹭”地站起身来，顺手拿起一碗茶向白俊杰脚上一泼，说：“这么恶心的地方！走，咱们回家！”

傅来喜、许拴虎、胡二拥着凤英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

“哎！——哎！”白俊杰喊了两声，然后垂头丧气地跺着脚。紧接着，他大声说：“等着瞧！把你弄不到手，我就不姓白！”

周围围着的一大圈人听他这么说，就都笑了。他见到大伙嘲笑他，“刷”地从身上拔出枪来：“都看什么，给我滚球远远的！”

一看白俊杰是个老二杆子，众人就一个个走散了。

许拴虎、傅来喜、胡二、凤英叽叽喳喳地一路说笑着。遇见羊嫂、王增福几个人，就说起刚才的事，大家又笑了一通。王增福知道白俊杰不是个善茬，怕夜长梦多，便要大家出城，到河边洗彩妆，洗完赶紧回家。

凤英多了个心眼，她独自一人走向河边的一棵柳树旁，装作擦脸，然后悄悄望了一眼傅来喜。傅来喜马上会意，跟了过来。凤英瞅瞅左右没人注意他俩，忙从怀里掏出一只绣花烟荷包，塞给傅来喜，焦急地说：“给你大说了没有？”

“说了，不行。”傅来喜说。

凤英焦急而又忧怨地说：“都这会了，那咱们咋办？”

傅来喜为难地低下头来，“嗯”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两人忧心忡忡，相对无言。

许拴虎正在洗脸，忽然身边不见了傅来喜，再一看，傅来喜和凤英在一棵柳树下，正相对悄悄说着什么；顿时，他的心里就有股难受劲，禁不住直往这边瞅。羊嫂发现了这情景，忙两条胳膊一伸，堵住了拴虎的视线，调笑般地问：“看啥哩，嗯？”

柳树下，傅来喜瞅着四妹子说：“瞧，脸上还有一些白粉儿没洗。”

四妹子听得这话，又擦了几下，然后问：“三哥哥，看看可干净了么？”

“没有啊，瞧，下巴上还有粉的。”傅来喜一本正经地说。

四妹子擦了又擦，傅来喜还是摇着头说：“没净，还没净。”

“你净骗我！”四妹子不相信地说。

“你照照，就知道了。”傅来喜说着，一只手猛地伸到她面前。四妹子一看，原来他的手心里握着一面小圆镜，在镜子里边赫然映着面若桃花的自己。“今天是你的生日，送给你的。”傅来喜悄声说。

凤英一把接过来，藏了起来。

这时，岸边忽然有了吆喝声，原来是凤英大王增福：“快点洗！擦干净球眉眼，马上就走！”

“来了。”凤英应承了一句，只好和傅来喜分开了。

一会儿，两辆大车就在曲曲弯弯的川道上奔驰着。王增福驾着一辆，拉着戏箱、服装、道具等。许拴虎驾着一辆，坐着羊嫂、凤英、傅来喜、胡二几个年轻人。王增福一边走，一边哼唱着歌：

走头头的骡子吆三盏盏的那个灯，
哇呀戴上了那个铃子哟哇哇得个那个声……

胡二说：“咱四妹子今天一出场，男人的眼光全跟一条线牵住似的，直直的。四妹子咋动，他们的眼球子就咋动，有的涎水都扯得有二尺长，明得朗朗价，喔！能笑死人。”

羊嫂就趁机逗四妹子说：“四妹子，这下绥德城里可把名儿扬大了。赶明儿，媒婆能把你家的门槛踩烂喽！”

胡二大声说：“一家有女百家求，等着瞧吧！四妹子，白花花的银子、叮当响的大洋，都朝你家来了。”

傅来喜不爱听胡二瞎扯，就说：“胡二，你的废话比羊屎蛋还多。”

胡二意犹未尽，被傅来喜打断了，咂咂嘴唇，不服气地说：“晓得你没钱，我又不是说你！”

羊嫂是过来人，知道傅来喜跟四妹子的心思，她暗暗地笑了，故意戳了一下四妹子，用嘴努了一下傅来喜，四妹子瞬间羞红了脸。

公路上忽然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一群人都转身向后望去，只见远处尘土飞扬，有几骑男女跑来了。离得老远，胡二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人，惊叫道：“是洋烟花，是洋烟花！”

众人听得是大名鼎鼎的洋烟花，一时把马车停靠在了路旁，一声不吭地注视着几骑马。五匹健壮的马，背上四男一女，有一个男人身着戎装。

胡二悄悄地给众人说：“那是警备司令何绍南。”

羊嫂暗暗地戳了一下他，要他别吭声。

原来这一群人正是土匪师老鹞、洋烟花他们，穿军装的何绍南是送他们出城的。几骑马从他们身边奔了过去。忽然，前头两匹马停住了，师老鹞和宋彪两人又掉回了头。师老鹞到了凤英面前，奸笑着用马鞭抬起凤英的下巴。这么就近地看凤英，更觉得她乖巧玲珑，看哪儿都是无可挑剔的大美女。他就有些走不动了：“圪里圪塆种得好糜子，拐沟沓晃出得俊女子！这话真说对了！三十里铺，出了这么个叫人心疼的碎妹子，哈哈！”

宋彪在马上也得意地笑着。

傅来喜坐在凤英的身边，伸手一把打开了他的马鞭，说：“你干什么？”

师老鹞似乎并没有生气，而是望着傅来喜问：“呵，有种，你喜欢她？”

傅来喜用全身挡住四妹子，对师老鹞怒目而视。

王增福从另一架马车上下来了，赶过来，上前作揖求着师老鹞：“师老人家，求